

貓——

貓——我大喊。

貓——貓——貓——貓——貓——

遠方的溪床谷壁拋來回音，由大漸小的五隻貓毛爪一撓，輕輕消散在一百個無聊賴的幻想和田水的嘀咕聲中。抬頭，是濛濛的灰藍色天空，草綠田野在低度的日光下闔上朝氣歇息。雖無雨，亦無無語凝噎，卻也正合清明時節的欲斷未斷魂。

貓——

我又大吼一聲。總是暗自希望這一生能在亙古的生命長河中偶有迴盪。

貓。長河沒有回音，旁邊弟弟回應了。

我們在澆第十三棵新種下的山茶花，這是母親剛賦予我跟弟弟的任務。在家中三區田的最下區中，我跟弟弟一邊舀溝水為田邊的一排植物澆灌，一邊為這反覆的無聊任務找一個破口，我們想到的方法是沒來由喊一聲「貓」的遊戲。貓——弟弟喊，坐在藍色小貨車的越南一家子駛過蜿蜒的柏油路，停在隔壁田邊，由遠到近，一路從游移不定的小藍卵生長成五顏六色的人形，還帶著一隻黑貴賓狗。

貓——母親蹲坐在芭樂樹蔭下，弟弟重複盛水澆水的九十度和一百八十度，剩我還在玩這個喊貓的笨遊戲。

「總共有幾棵啊？」弟弟問。

「二十八棵山茶花……三棵梔子花……」

總共三十一棵，我心想，差一點點就是平整的數字了。興許是我本能地想找髮邊整齊的數字，才擁有一個過於平淡的二十三歲。我喜歡所有人喜歡的陽光，討厭所有人討厭的數學，連假搭車回家，會因為在漫長的火車上，對看了四年的景色再無第一次的悸動，而滑兩個小時的 Threads。古人說三十而立，我可以想像三十是多麼完美，成熟圓穩，且應該有不顯稜錐角柱的獨立。而我還有七年，可以讓自己凸起或凹陷，現在卻只是日復一日的舀水、澆水，到第三

十棵山茶花。

貓——我不甘的喊了一聲，像砸一顆毛茸茸的圓石子到水裡。越南人一家子養的貴賓狗聽到我喊貓，想朝我衝了過來，一個穿黑色的大叔阻止了牠。

「對了，其實還有其他五棵，忘記是什麼了，ㄟ，那個紫色的……」

原來總共是三十六棵，那五棵被忘記的樹使我對三十的在意顯得更加莫名其妙。

我永遠把母親記成三十六歲，不是因為她三十六歲那年特別，而是因為我十三歲那年以為自己特別。國小六年級是一切開始生長起來的年紀，這時喜歡的人可以稱作初戀，即使只是喜歡他白皙清秀的皮膚；喜歡的事可以稱做有天賦，即使只是寫一首沒有平仄押韻的七言詩。十年過後，白皙的同學在手臂上刺了黑面關公，罵髒話時可以看見黃牙雜著檳榔渣，而我的四行七言詩懸掛在世上萬千字海中孤獨的飄搖著，我才知道其實十三歲並不特別，那時的世界已經有其他二十、四十、零和一百。只是因為我十三，所以那一年有個專屬於十三的異己在心中。

母親早已不是三十六歲，她今年四十六歲了。在芭樂田種一整排的山茶花是她讓生活凸起來的方式之一，種花可以讓她永遠期待下一個春天。她是那種春紅謝了再種一次、白頭將近就再染一次的純真農婦。母親在母親之前，是海南島鄉下的一個姑娘，據說外公，因為聽說當時的臺灣錢淹腳目，為了聘金把十九歲的母親嫁給了在臺灣的爸爸，這個事件中我找不出不得已的人是誰，因為母親總在提到這件事時總格外心疼遠方外公的身體，而我在她二十三歲那年突然出生，不明白她前些年心中的異己長什麼樣子。

貓——她不顧越南一家子的眼光，突然加入了我的遊戲，就像我突然加入她的生命。

「緬甸大地震好可憐，壓死好多活生生的人。」母親拿帽子搧風，望著在遛狗的越南一家子說。

活生生的人，被唐突的天災壓成一潭平靜的死水，在我同樣喜歡陽光、討厭數學的某一天，世間用暴力和撫慰使每一分每一秒瘋狂凸起和塌陷，而遠方的其他某人遙視，分不清國族、人種、性向、喜好之類，只是望見一灘令人感嘆的公平死水。我疑惑母親是不是這樣，才分不清楚緬甸人和越南人，就像我

跟弟弟小時候在 A 卡填寫母親出生地時，每次都把母親半生懷念的海南填寫成越南。

「海南話的掃墓叫𠵿𠵿`貓。𠵿𠵿`是掃，貓是墓，清明節掃墓是清明節𠵿𠵿`貓。」母親說。

貓——我喊，為從古至今一千多億或被遺忘或被祭祀，或徘徊執念或超脫人間的亡魂，也許在海南亡魂耳中聽到的是墓。

「田裡也無貓仔。」

澆完三十六棵山茶花、梔子花和不知名紫花，我們三個散步到第二區和第三區田的交界處，看見父親在那兒嘀咕。

父親是我目光所及生活最平坦的人之一，可能是因為他處在耳順的六十歲。他的每一天由上班、種田、看 fb 宮廷劇短片組成，早年娶了一個沒感情的老婆，晚年把彼此當親到懶得再親的家人，好像上天就這樣分配一段沒有高潮的故事給他。雖然他生在錢淹腳目的時代，但他沒做過什麼平凡以外的事，他的腳上只有腿毛。

「一枝毛會當管三隻鬼。」

關於腿毛，他這麼回我。我猜其實是三隻鬼在管著他的，三隻鬼的名字分別是上班、種田跟 fb。

生活無聊的人會做夢嗎？

想到每天十點準時關機的父親，我不禁疑惑他的黑夜會不會只是黑夜。橘紅色的夕陽陷下去一半，父親收好鐮刀跟雨鞋，背著橘紅色的藥桶回家，騎那台被泥土濺滿輪胎的摩托車，在夕陽對面，長長的柏油路上，平順緩慢的從一端到另一端，一個人形成為一顆小小的橘卵。那一瞬間，我有點分不清楚，日復一日起落的，究竟是夕陽還是我父親。

母親還沒有要回家，她在第一區田裡用芭樂樹枯枝升了三堆火，那是她另一個讓日子凸起來的方式。她愛看火，更勝一億五千萬公里外那顆正在凹陷下去的火球，還有這塊共生將近二十年的芭樂田。熾烈的溫度和光有魂靈寄居其中，每點燃一次，火就回報一場聖舞。人對火的迷戀應自普羅米修斯竊火時就

燃起了，火是反叛者的原點，神話的凸起。

貓——我對火吼一聲，表達來自二十一世紀科技時代的虛弱敬意。

咕啾咕啾。母親拿著一根前端有黑膠布的竹竿燃燒，黏稠的膠布發出了如喉嚨大力飲水般的怪聲。

「這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。如果我二十三歲，沒有結婚，腦袋空空，也像你這樣開心地亂吼多好。」她像許願般那樣自語，火光照得她太陽穴兩邊的幾絲白髮銀閃閃，竹竿上的膠布融化成星火，一滴一滴地墜落，下一場世間最小的流星雨。

弟弟在第一區田亂走，捡到了一只平常在路上絕對會被當垃圾的乾癟空瓶。但在灰灰綠綠的田野之間，那只塑膠空瓶突然就變成了新奇好玩的遊戲。他將瓶蓋稍旋開，兩手抓著空瓶按壓在腹部，大力扭擠著瓶身。瓶子內腐朽的氣體集中在前頭，我們盼著瓶蓋爆裂一聲，像火箭那樣朝沉靜的暗空噴飛。

劃破清明時節的陰鬱吧，像喊貓那樣唐突吧。

「走吧，我們回家。」母親說。

瓶蓋只是徑直地墜落，喀拉一聲，頹唐的躺在弟弟的夾腳拖之間。

他撿起來，向西邊一丟，瓶蓋又喀啦落下去，他見狀，不再感到有趣，隨著母親回家去了。

夕陽終於完全貓下去了。

火光在一望無際的黑暗中搖曳像幻覺，也許這是母親常作的夢，作夢可以讓所有人事已非的回憶都不孤獨，我在她的夢裡看見了二十三歲的我，但那人鮮豔明媚，母親以為那是我，實際上卻跟平淡、灰色的我完全不一樣，原來，異己還可以在別人的軀體裡。在媽媽的夢裡，有一位美好的二十三歲女孩長著跟我一樣的輪廓，她沒有結婚，無憂無慮地在家鄉生活一輩子。

母親、弟弟、越南一家子和所有不在此的農人，回到熟悉的客廳、廚房、浴室和房間。而我荒謬地想要透過喊貓，在一片靜謐、空蕩的濃黑之中，否認自己是一顆未發育完全的卵，裝在空蕩蕩的殼裡。外頭有無數如母親般的二十

三歲鮮活異己等著響徹我無聊透頂的荒原。

於是我努力搜索自己能做些什麼，我不會種花、有點怕火、數學極差，難搞的點是對只有上班種田fb的生活感到恐懼，也不像弟弟那樣不在意掉下去的瓶蓋。我生活中大部分時間是個笨蛋。唯二喜歡的事就是喊莫名其妙的貓和寫莫名其妙的字。

我以為書寫可以讓自己特別，於是我花了一整晚的失眠，在書桌前，九十度、一百八十度、九十度、一百八十度的凹折與凸直。我讓眼下的兩片灰土發出青紫的芽，眼白開出鮮紅的花，卻始終沒有再像十三歲那樣有奇異的感覺。

所剩的好像只有喊莫名其妙的「貓——」了，我想，於是拿起一枝粗黑麥克筆。

這次只寫不喊。在白紙上寫下大大的「貓——」。

因為筆太粗，貓字有的筆劃黏在一起，看起來真的像幾隻酣睡的黑貓窩在一起。

看著紙上的「貓——」，我笑出來，發現生活好像大多數時候不是大喊一聲突如其來的貓，而是後面的「——」。

平淡的連綿著，偶爾有處凹陷。

像使用著沒有直角的塑膠尺，和搭乘過於漫長的區間車，而我仔細丈量著每段特別的日子，急於神遊於不變的景色之外。

因為過於荒謬的無聊，喊了一聲又一聲的「貓——」。得不到回音的我從平坦中凹陷下去，卻在凹陷處懷念並憧憬上一個和下一個直直的日子。

如同母親愛生火種花並不讓她特別般，我明白書寫並不使我本身特別，但她因為生火種花，得以珍藏著咕啾咕啾的童年，與對滿春華爛漫晚年的想像。所以我還是要書寫，要記下每個獨自平坦與凹陷的時刻，才能讓連綿的生活不論在十三、二三、四三還是六三時，都被像我這樣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人珍愛。

我將寫下父親的日復一日、年輕和蒼老，即使老套。

將寫下弟弟那天撿起了頽唐的瓶蓋向天一丟的畫面，即使所有的瓶蓋與夕陽都會墜落。

也寫下母親的夢，與她二十三年拉拔孩子長大的日子，讓我即使因為「如果我二十三歲沒有結婚多好」遺憾，也學會分辨海南和越南，明白矛盾的愛。

我要用黑色的根系爬滿整片無聊的白色荒土，在第三十棵山茶花之前。

貓——貓——貓——貓——貓——

且喊，且寫。